

天涯诗海

森林之木

(组诗)

■ 程应峰

白杨

身子挺得笔直  
只为接住黎明的阳光  
风来了,那哗啦啦的声响  
像一群孩子,背诵课本里的篇章  
叶片翻飞,背面是银白色的秘密  
写给尘世的信件,被立即撤回  
在月光下,你站成琴键  
任夜风弹奏,发出流水般的和声  
从不结甜果,也不开艳花  
用最干净的绿,为飞鸟做背景  
秋天一到,便把金币撒给大地  
自己光着身子,挺直如旗语  
你保持仰望的姿势  
一生的信仰,风一样的干净

柳树

你把长发垂进每一条河流  
是想勾起自己去年的影子吗  
春风吹了一声口哨,你就笑得  
弯腰

新芽别在发梢,如少女般娇羞  
蜻蜓歇于柳条,像一枚绿色邮票  
寄出整个夏天的潮湿与闷热  
孩子们折断枝条做柳笛  
你不拒绝,也不责怪  
把伤口长成新的枝条,继续垂  
向水面

深秋,你的头发被一把把剪下  
像漂走的美丽年华  
雪夜,你裸身立于河边  
等一个不会归来的人  
你是如此柔软,弯腰不是屈服  
而是从容地,把世界揽入怀中

松树

把自己站成一座塔  
足以让人感受松涛的气韵  
雪压弯了你的臂膀,你弹回时  
雪,崩落为热烈的掌声  
你枝叶细小,却缝得住整座山  
的裂缝  
让岩石不至于碎成绝望。  
松鼠在你怀里藏,藏起松果的  
粮仓  
你四季常青,并非不落叶  
只是勤于吐故纳新  
就算遭遇雷电,属于你的绿依  
然会呈现  
不管处于什么境地,你总是  
把根扎向黑暗,把亮色顶在头顶

梧桐

宽大的叶片,在夏天撑起浓密  
的树荫  
知了在你叶背产卵  
你从不忌惮,一律放行  
雨夜,你拍打窗棂,替谁传话  
屋里有人辗转,为乡愁还是  
旧情?  
你挂起一串串铃铛  
风一摇,就发出青铜的暗响  
一到秋天,片片落叶像撕下的  
日历  
像一个转身的人  
不忘致谢大地

榕树

你像一个多情的主  
把根须垂成帘子,空气也被圈  
进身心  
你气根落地,长成新的树干  
像一个人不断生出旁系,把自己  
活成家族  
以不动声色的占领  
以温柔随性的扩张  
将广场变成你的客厅  
鸟儿在你怀里开会,讨论迁徙  
你不发一言,只提供荫凉  
你遮住街道的光,让路灯提前  
上班  
让卖凉茶的小贩把黄昏熬成  
糖水

枝繁叶茂的榕树。  
蒙海龙作

百家笔会



大山村水塔咖啡店。蒙海龙作

十月的琼北,天地间有温润如玉  
的澄澈。

晨光熹微中,韩少功、晓剑、张品  
成、车延高等三十余位文化行者组成  
的乡土文化调查团,踏上定安的土  
地,在这片承载着六百年建制史的琼  
岛古邑,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田野  
叩问。此行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行  
走,更是一次文化基因的寻踪,一次  
关于乡土海南如何赓续与创新的深  
度思索。

首抵定安县龙门镇大山村,扑面  
而来的并非想象中传统的农耕图景,  
而是一条蜿蜒两公里的石刻文化长  
廊。形态各异的天然石块与精心雕  
琢的碑碣,如同散落在大地上的文  
化密码,镌刻着自唐宋以至近代吟  
咏海南的锦绣篇章。驻足于一方刻  
有丘濬诗作的巨石前,韩少功指尖  
轻抚凹凸的刻痕,沉吟道:“将文字  
从纸笺移入山川,让文化在百姓的  
日常行坐间触手可及,这是一种深  
具智慧的‘活化’。”

这些石刻,宛若一部露天的地方文  
化史,苏东坡的旷达、海瑞的刚正、  
白玉蟾的玄思,皆在此与椰风蕉雨  
对话。

椰岛风语:碎在浪尖的时光

椰岛走笔

谢雨珈

椰风卷着咸湿,掠过海岛的  
每一寸肌理,也织就了时光  
的掌纹。

——题记

生活记事

心安处有荷香

李 嘉

成家后,妻子并未因我尚无片瓦  
遮身而抱怨,我们暂居单位宿舍之  
中。数年前初夏日,置房之事被提上  
日程,一家四口总需有个挡风避雨的  
去处,更何况,孩子们即将步入小学。

一个周末的清晨,与妻子商议在  
单位附近寻一处合适的居所。途经  
一座公园时,我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  
下来,园中一隅,有一片莲塘深深吸  
引住了我。我走了过去,那一刻,仿  
佛踏入了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那小  
小的莲塘呈椭圆形,中间铺设了木  
栈道,供游人悠然行走。这一方小天  
地被那铺天盖地、绿得发亮的荷叶  
占满,粉色荷花也不甘示弱,竞相  
绽放,蜻蜓轻盈立于上头,微风拂  
过,带来阵阵清香,令人心旷神怡,  
烦恼顿消。

看中的房子面积虽不大,但价格  
合适。妻子满心欢喜,因它是学区  
房,而我亦十分满意,只因这片莲塘  
近在咫尺。当下我们便交了定金,  
心中有种买房附赠莲塘的窃喜。  
自那以后,这片莲塘便成了我们  
全家的“后花园”。妻子偏爱清晨  
时分来此拍照,然后在家人群里大  
秀她的摄影技巧。女儿钟情于观察  
荷叶的微妙变化,并细心地记录在  
日记之中。而儿子则喜欢傍晚光着  
脚丫来此抓小蝌蚪。至于我,最爱  
晚饭后围着莲塘漫不经心地散步,  
此时思绪可以任意驰骋,完全放空  
自己。记得老家的屋后也有一片莲  
塘,

它们打破了博物馆的围墙,使抽象  
的历史人格与思想,化为可感、可触、  
可与之并肩的实体存在。

更为精妙的当代叙事,藏于那座  
由旧水塔改造的咖啡馆。锈迹斑斑  
的工业遗存与氤氲的咖啡香气交  
织,村民闲谈声与游客的快门声共  
鸣。这座被誉为“海南第一家”的  
水塔咖啡,是定安乡土文化创造性转  
化的一个绝佳隐喻,它启示我们:  
乡村振兴绝非简单的复古或移植,而  
是在尊重原有肌理与记忆的基础上,  
巧妙地植入现代生活的语法,让传  
统空间焕发出适应时代节律的新功  
能与情感价值。晓剑在品尝咖啡时  
感慨:“这里既有泥土的朴实,又有  
世界的味道。”这正是新时代和美  
乡村建设的精髓——植根本土,面  
向未来。

定城镇春内村,此地因清代“父  
子双进士”王映斗、王器成而得名  
琼州,是窥视海南如何深度融入中  
华主流文明体系的一扇重要窗口。  
王映斗故居虽在修缮,风骨犹存。  
青砖灰瓦,飞檐斗拱,规制严谨而  
不失雅致。据查,此宅

海风总是在黎明前抵达,像个怀  
揣秘密的守夜人,叩响椰岛的窗  
棂。

当潮水退去,裸露出一条惨白而  
蜿蜒的银带,远方的深蓝便开始皴  
裂。风,这位吟游的诗人,用枯瘦  
的指节叩击木麻黄的肋骨。“沙  
沙”声起,那是岁月在颤抖,抖落  
枝桠间残存的星屑。那些星星,是  
被时光碾碎的梦,一经触碰,便化  
作齑粉,随风飘散。风继续俯身,  
掠过黑礁岩上干涸的贝冢——那  
些曾在潮起潮落间吞吐日月的生  
命,如今只剩一具具空洞的躯壳,  
在风中发出锈蚀的回响,像是在替  
消逝的繁华默哀。

白昼的风,是个善变的情人,也  
是个残酷的施虐者。

清晨,它还披着温柔的纱,虚情  
假意地抚摸椰树的冠冕。叶片低  
吟,那是首走调的摇篮曲,掩不住  
骨子里的落寞。它卷起沙砾,在沙  
滩上书写无人能懂的谶语,每一  
粒沙,都是一段被风干的记忆。

午后,它骤然变脸,卸下伪装,化

图纸源自京城,由朝廷拨银兴建。这  
不仅是荣光的象征,更是国家权力  
与文化正统对边疆地域进行塑造  
的物理印记。钟业昌教授感叹:“  
王氏父子,一位官至大理寺卿,一  
位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们的成就  
证明,海南岛绝非文化边陲,通过  
科举的阶梯,琼州士子得以登庙  
堂、济天下,同时又将中原菁华回  
馈乡梓,形成良性的文化循环。”

漫步村中,仿佛仍能听见昔日的  
朗朗书声。“耕读传家”在此不  
是空洞的理想,而是被一代代王氏  
族人用功名与著述践行的生活方  
式。这种深厚的家学渊源与家国情  
怀,构成了定安乃至海南历史文化  
中极为挺拔的一脉精神脊梁。它代  
表着乡土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对  
知识与礼法的尊崇,以及地方精英  
对国家认同的自觉构建。张品成  
在与村民交谈后深有感触:“一  
门双进士,辉煌的不仅是一个家  
族,更照亮了一条文化薪火相传的  
道路。”

此行最后一站,是海南现存唯一  
的古县衙遗址。这座始建于明洪武  
二年(1369年)的建筑群基址,与残

存暴戾的兽,它在椰林间横冲直撞,  
疯狂摇撼着树干的脊梁,椰树在  
挣扎中发出呻吟。

我坐在那艘废弃的木船旁,任风  
将我凌迟。

风中夹杂着腥咸的海水味和腐  
烂的鱼虾气。眼前,巨浪如千军  
万马,反复碾轧着岸边的礁石,发  
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每一朵浪花,  
都是大海破碎的梦,在瞬间绽放  
出惨烈的白,又在瞬间被下一波  
浪头吞没,连泡沫都来不及留下。

日暮西沉,夕阳将天穹染成血  
红色。

此时的风,褪去了狂躁,换上了  
沧桑的伪装。它带着刺骨的凉意,  
穿透衣缝,直抵骨髓。它像是一位  
阅尽生死的老者,用粗糙的手掌  
抹去沙滩上的脚印——那些深深  
浅浅的过往,那些我曾踏过的路,  
瞬间便了无痕迹,仿佛我从未在  
此停留,仿佛我的存在只是海风  
的一次错觉。

我望向海平面,风中,无数被岁

叩问田野 寻踪文化记忆

冷 阳

定安的山水间,刻着历史的年轮,更跃动着未来的脉  
搏。这便是田野原乡给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  
最珍贵的馈赠。

的定安古城墙相偎,如同一位沧桑  
的老者,静默地诉说着这片土地被  
纳入国家正式行政体系后的漫长  
岁月。穿行于仪门、大堂、后宅的  
遗址之间,脚下是明代铺就的砖石。  
车延高一边抚摸着一段斑驳的城  
墙一边说:“这不仅仅是一堵墙,更  
是一条时间的等高线,标志着定安  
作为‘定邑安宁’之地的历史海拔。”  
县衙是国家治理最末端的神经中  
枢,它的存在,标志着海南从“化  
外之地”逐渐转变为王朝“王土  
王臣”一部分的制度性完成。定  
安古县衙与古城池,共同构成了理  
解海南古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坐标,  
它们见证了明清时期海南的移民  
开发、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普及,  
是中央政权经营南海前沿的实物  
见证。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凝结  
着古代海南民众的劳作、智慧与  
秩序追求,是深层历史结构的直观  
呈现。

这一路,我们从大山村(当代创  
新)到春内村(近代文教)再到古  
县衙(古代治理),这条行走路线构  
成了一条

条清晰的文化探源脉络,形象地揭  
示出定安乡土文化的层累结构:一  
层是生机勃勃的当代实践与融合  
创新,再上层是近代科举文化熏陶  
下的士绅传统与家风传承,次层  
则是奠基于明清的行政与儒家教  
化秩序。作为琼北历史文化名邑,  
定安的历史文化是海南岛接受中  
原文明熏陶、并形成自身特色的  
一个缩影。而此行对于我们而言,  
是一次从书斋走向田野的“深扎”,  
它让文学创作不再依赖于浮光掠  
影的想象,而是植根于带着泥土  
芬芳的真实细节与复杂肌理。

夕阳西下,车队驶离定安,回望  
渐隐于暮色中的古城轮廓,心中  
充满收获的丰盈。作家唐彦感慨  
道:“文化不是化石,化石虽然保  
存了生物的形态,却失去了生命。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文化的活态,  
它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呼吸生  
长。”

定安的山水间,刻着历史的年轮,  
更跃动着未来的脉搏。这便是田  
野原乡给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所有人最珍贵的馈赠。

月掩埋的梦想如磷火般浮起,它  
们在浪尖上飘摇,最终被黑暗吞  
噬,只留下一声悠长的叹息,在海  
天之间回荡。

夜色如墨,海风彻底撕下了温  
情的面具。

它变得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割  
裂肌肤,切碎灵魂。大海成了无  
底的深渊,贪婪地吞噬着仅存的  
微光。我裹紧衣衫,却挡不住这  
彻骨的寒意,它从脚底升起,凝  
固了呼吸。

风是无情的史官。它见证了繁  
华的崩塌,见证了无数悲欢离合  
被磨成齑粉。它吹走了容颜,吹  
散了记忆,只留下一片被时间遗  
弃的荒原。

而我,不过是这荒原上一粒被  
风随意抛掷的沙砾。

海风依旧在吹,它吹过枯荣的  
椰林,吹过沉默的沙滩,吹过我  
的心田。它再也吹不起我心中的  
涟漪,因为我的心,早已和这椰  
岛的掌纹融为一体,学会了与这  
椰风,共舞一曲。

真正的春天,是从惊蛰开始的。

二十四节气的名字,大多带着平  
和隽永的意味。比如“立春”“  
立秋”“夏至”“冬至”,或是“  
处暑”“处”字,有止步之意,  
“霜降”的“降”字,含飘落之  
姿——也无不展现出冲淡含蓄  
的东方气韵。唯“惊蛰”,以一  
个“惊”字,石破天惊,带着不  
容忽视的醒世之音。

“惊蛰”是带着“复苏”与“  
推进”意味的节气。它不似其  
他节气那般静候时序流转,更  
像是天地间一次善意的提醒,  
一种温柔的介入。而滚滚春雷,  
便是唤醒冬眠的一切,催促万  
物挣脱束缚,冲破阻碍,争先恐  
后地奔赴春天。

惊蛰雷,是催春的雷。酝酿了一  
整个冬天的雷声,仿佛春天亮相  
时的一声清鸣,自高远的苍穹  
滚落,穿透厚土,直抵幽暗深  
处,唤醒所有蛰伏的梦。于是,  
一切沉睡的,都欣然醒转。地  
气开始回暖,土壤变得松软。  
远比人类更贴近大地的虫蚁  
草木,最先感知到春天真切切  
切的降临。它们急不可耐地破  
土而出,活动筋骨,舒展四肢,  
睡眼惺忪,重新打量这片苏醒  
的山河。

“春雷响,万物长。”春雷阵阵,  
焕发的是大地的生机,敲响的  
是生命的战鼓。在城市里奔波,  
虽早已远离泥土、农时,可每  
当春雷自天际隐约传来,仍会  
耿耿地在心中铺开一年的计  
划,播种,耕耘,不敢误了光  
阴,不敢负了春天。

惊蛰雨,是催花的雨。雨脚所  
到之处,像助产的温柔手,催  
开桃花的羞,海棠的怯,蔷薇  
的静,催出一片接一片的姹紫  
嫣红。一树花开,烂漫春光。  
惊蛰,是春天的号角,是生命的  
觉醒。它轻轻告诉我们:再冷  
的冬天终将过去,再漫长的黑  
夜都会破晓。在这充满希望的  
时节,且让春风拂过万物,也  
让我——既爱着尘世烟火,也  
怀揣着云端理想——跟着醒  
来的万物,踏上又一程山水,  
奔赴又一场春天。

马云霖

光阴故事

三代女人的生活美学

徐连琴

晚风吹过来,蹭着我的瑜伽服,  
带出我最爱闻的栀子花香。电  
梯里邻居阿姨笑眯眯地说:“你  
一个人,怎么把日子过得这么有  
滋有味的?”我笑了笑,心里却  
暖融融的——这份踏实和暖和,  
是从我奶奶和妈妈那儿传下来  
的。

一进门,照照镜子,发现自己眉  
眼都是弯的,那些小皱纹呀,不  
是岁月划下的疤,倒像是被爱  
轻轻抚摸过的印记。

想起奶奶的房间,总是飘着一  
股淡淡的檀香味。她那把象牙  
梳子,总是端端正正摆在绣花  
垫布上,像陪了她一辈子的老  
朋友。奶奶每天早晨一定要慢  
慢梳头,我总爱趴在她床边,看  
她拿着梳子,一下一下,轻轻柔  
柔地梳着满头白发。

“人可以穷,但不能邋遢。”她  
说这话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像菊  
花瓣一样舒展开。最让我忘不  
了的是,她总要在洗得发白的  
衣襟上,别一朵刚摘的栀子花,  
那个香味,到现在还绕在我心  
里。后来读到“鬓边茉莉香如  
丝”,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奶  
奶早就用最朴素的样子,告诉  
我什么叫贵气。

我妈呢,又是另一个样子,她活  
得热气腾腾的。

上世纪80年代生活在乡下,我  
妈用了三个月的钱,托人从上海  
带了件咖啡色呢子大衣回来。三  
百块

啊,在当时可是不小一笔数目,  
邻居知道了都在背后说闲话,  
我妈听了只是笑笑。等到赶集  
那天,她郑重其事地穿上了那  
件大衣。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  
——妈妈穿着大衣走在乡间小  
路上,衣角被风吹得轻轻飘起  
来,像小鸟张开翅膀。爸爸推  
着自行车跟在她后面,眼神里  
全是温柔和骄傲。

“美不是乱花钱。”妈妈常跟  
我说,“是在咱能负担得起的日  
子里,给自己最好的。”这句话,  
够我用一辈子。而最让我心里  
踏实的,还是奶奶传下来的“  
认真过日子”,和妈妈教我的  
“会美”,让我记得在窗台上  
养几朵月季,在餐桌上铺块干  
净的桌布,用喜欢的碗盛一碗  
普通的白粥……

前些年遇到坎儿,我整夜整夜  
睡不着。有一天凌晨,我起来  
泡茶,看着茶叶在杯子里慢慢  
舒展开,忽然想起奶奶泡茶  
的样子——她总是先暖杯子,  
再放茶叶,倒水的时候手腕  
轻轻晃着,让水像丝线一样流  
进去。她说:“茶就像过日子,  
得慢慢品,苦完了,甜就来了。”  
就那么一刻,我在茶香里哭得  
停不下来,也在茶香里想通了。

原来这世上最暖的传承,大概  
就是这样了吧——让爱在血脉  
里流淌,让美在日子里长着,  
让每个普通人活成温暖的样子。